

凯文·E·弗雷德里克博士，瓦尔多派，第 9 讲， 受圣灵感动，瘟疫和胡格诺派

© 2024 Kevin Frederick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讲课。这是第 9 节，《圣灵的感动、瘟疫和胡格诺派》。

今天上午的讲道题为《圣灵的感动》。

我们讲道的经文是彼得后书 1 章 16 至 21 节。我们蒙神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狡猾的神话，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严。他从父神得了尊贵荣耀，有声音从威严的荣光中传给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我所喜悦的。”

当我们与他一起在圣山上时，我们听到了来自天上的声音。因此，我们更充分地证实了预言的信息。你们最好留意这一点，就像留意一盏照在黑暗处的灯，直到天亮，晨星在你们心中升起。

首先，你必须明白，圣经中的预言都不是个人可以自行解释的，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的意志，而是受圣灵感动的男男女女说出的。这是主的话。感谢上帝。

1848 年 2 月 17 日，萨伏依公爵（也被称为撒丁岛国王卡洛斯·阿尔贝托）颁布了一项法令，解放了科蒂安阿尔卑斯山的瓦尔多派社区。这项法令赋予瓦尔多派宗教自由，使他们摆脱了近 700 年的政治、宗教和经济压迫，以及无数的破坏、酷刑和死亡运动。从 13 世纪初到 19 世纪中叶，罗马天主教会、法国国王或萨伏依公爵共发动了 33 次针对瓦尔多派的迫害运动。

在不同场合，这三股势力联手彻底摧毁或试图摧毁瓦尔多派社区，并消灭法国和意大利的每一个瓦尔多派信徒。他们作为一个信仰社区的生存和坚持不懈的胜利就是我们今天所见证的信仰的力量。我们庆祝这些人，我们的人民，早在宗教改革开始之前，就对上帝的话语和耶稣基督福音在整个中欧的传播做出了坚定的奉献。

为了准备这一天，我广泛阅读了有关瓦尔多派和胡格诺派的资料。您会在我们的公报封面上看到胡格诺派十字架。几个月前，我开始问瓦尔多派和胡格诺派之间有什么联系，以及为什么胡格诺派十字架是瓦尔多派采用的象征。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也从未得到直接解决。

然而，对瓦尔多派的历史以及他们与胡格诺派的直接联系的概述将为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出于多种原因，我选择将这些答案与几分钟前读过的《彼得前书》中的文字交织在一起。这封信是由使徒彼得写的，并回应了对他作为福音假教师的指控。

瓦尔多派信徒在十二世纪相信认识并宣扬上帝的话语，因此被罗马天主教会指控为异端。彼得所指出的不是他自己对事件的解释，而是耶稣基督在山顶显圣容时所展现的上帝的荣耀。早在罗马天主教会重申这一重点之前，瓦尔多派信徒就将基督的光明形象作为圣经的中心重点，他们非常清楚地将基督视为教会的唯一领袖。

此外，他们是科蒂安阿尔卑斯山的山民，山脉、躲藏在山中和与山的斗争对他们的生存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封书信中，彼得反思了这段文字和事件与他生命中权威的相关性。彼得在这段文字中反思或构建并指出的论点是，假教师声称他们可以解释圣经预言，而真正的教师和基督的追随者不会说自己的话，而只是专注于宣扬上帝的话语。

这正是瓦尔德派信徒巴尔巴的关注点，他在整个中世纪欧洲都成对传教。彼得用一盏在黑暗中闪耀的灯来强调这种对宣讲的关注，他说，直到黎明破晓，晨星在你们心中升起。瓦尔德派信徒都知道这句古老的格言“光明照在黑暗中”，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光明照在黑暗中。

这段经文为我们探索瓦勒度派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框架。回顾瓦勒度派在最初几十年的历史，就会发现罗马天主教会最初迫害瓦勒度派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背诵整本福音书，并在未经教会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在街头宣讲上帝的话语。他们还以两人一组的方式旅行，向全欧洲的人们宣扬福音。

不到一百年，欧洲就有超过 80 万基督徒自称是瓦尔多派教徒。瓦尔多派的影响从法国中南部经意大利北部到德国和中欧部分地区广泛传播，而且极具吸引力。瓦尔多派教徒在法国的传教影响扩大到普罗旺斯、朗格多克、多菲内、里昂和阿韦尔讷。

到了 14 和 15 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反应愈发强硬，并发起了许多摧毁瓦尔多派信仰的企图。瓦尔多派因拒绝罗马教会的权威而被打上异端的烙印，其信徒遭到追捕，并被迫放弃信仰，回归罗马教会，否则将被处决。多任法国国王都强化了教会的不宽容立场，并试图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公开摧毁法国瓦尔多派。

在新教改革之后的几十年里，瓦尔多派教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除了法国科蒂安阿尔卑斯山脉一侧。但在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改革神学思想的种子处于休眠状态，但随时准备再次生长。随着约翰·加尔文和日内瓦及瑞士各地发起的改革宗教会运动的影响，法国加尔文派（即胡格诺派）的建立，其影响在法国大部分地区爆发。

1559 年，法国有 70 个胡格诺派教堂，仅仅三年后，就发展到 2,000 个会众。由于改革宗运动和瓦尔多派教会在信仰和神学上非常相似，几十年前在法国遭受国王军队迫害期间转入地下的瓦尔多派信徒现在大多成为胡格诺派信徒。到 1670 年代初，法国有超过 200 万胡格诺派信徒，他们的影响对王权和权威构成了严重威胁。

瓦尔多派和胡格诺派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两种传统的神学信仰有许多相似之处。事实上，自从瓦尔多派的信条在 12 世纪存在以来，宗教改革中构建的许多主要神学观点和实践与先前存在的瓦尔多派运动有相似之处，包括圣经的权威、两种圣礼、耶稣基督作为教会领袖的统治权、生活简朴，以及源于耶稣门徒之间的关系和他的教义的虔诚。

瓦尔多派牧师在信仰团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胡格诺派牧师也是如此。这两个团体都使用法语翻译的《圣经》，该《圣经》由瓦尔多派在宗教改革时期授

权，由约翰·加尔文的表弟罗伯特·奥利维坦撰写。这两个团体都强调所有信徒的祭司职分，并教他们的孩子读书写字，以便他们自己研究《圣经》。

然而，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一些重要差异。胡格诺派吸引了许多法国贵族和中产阶级，远离罗马天主教堂，而科蒂安阿尔卑斯山的自给自足农业经济意味着，尽管大多数瓦尔多派教徒都能读写，但他们几乎无法获得财富。事实上，他们的祖国被称为经济贫民窟。

瓦尔多派的治理结构采用长老会式的联席政府，每年召开宗教会议，每个教会都有牧师和长老代表。胡格诺派教会则更以会众为基础，根据其权威，尽管胡格诺派教会宗教会议每三年召开一次，但大多数决定都是由每个自治教会在当地做出的。作为一个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君主制国家，16 世纪中后期和 17 世纪的大多数法国国王都将胡格诺派教会视为对君主制和教会的重大宗教和经济威胁。

由于瓦尔多派社区早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成为压迫和灭绝的目标，法国胡格诺派教会在这段时间里也经常成为法国国王的灭绝目标。1572 年，一场被称为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的事件引发了针对 200 万法国胡格诺派信徒的暴力浪潮。这导致数千人死亡，并下令要么皈依天主教，要么被处死。

后来，随着亨利四世在 16 世纪末登基成为法国国王，而亨利四世在成为国王之前也是一名胡格诺派教徒，胡格诺派教徒进入了一段被容忍的时期。然而，在亨利四世被暗杀和红衣主教黎塞留于 1620 年代至 1640 年代崛起之后，法国对胡格诺派教徒的限制将科蒂安阿尔卑斯山视为入侵的途径。对不起。

让我回到那个时候。在那个时期，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将科蒂安阿尔卑斯山视为入侵的通道，以此来扩张法兰西帝国，将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和皮埃蒙特地区纳入他的控制之下。他派遣了数千名士兵前往意大利的切塞纳山谷，他们占领了皮内罗洛和瓦尔登斯山谷，要求那里的居民为军队提供住所。

但军队来了，老鼠和鼠疫也来了，它摧毁了山谷中一半以上的瓦尔多派人口，包括瓦尔多派十六名牧师中的十四名。这发生在 1630 年代。瓦尔多派于 1532 年在Chanforan加入了宗教改革。

他们从一群在日内瓦接受过培训的牧师开始，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他们从山谷的居民中招募并维持了瓦尔多派牧师。在瘟疫爆发之前，礼拜时使用的语言是意大利语或方言。但是，由于在瘟疫爆发时，除了两名神学院培训的牧师外，其他牧师突然全部离去，除了日内瓦和法国胡格诺派之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寻找新的牧师。

日内瓦派来了 12 名新牧师，并派胡格诺派教徒指导他们，在布道和礼拜仪式中，他们使用法语。从 1630 年开始，礼拜仪式都使用法语进行，建立了山谷地区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的传统。有趣的是，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个教会的布道都是用法语进行的。

根据普雷斯科特·史蒂文斯在他的《瓦尔登斯的故事》一书中所说，即使在今天的山谷中，布道也用意大利语进行，赞美诗也用法语演唱。1848 年解放奴隶运动的重大成果之一是瓦尔登斯教会决定向居住在他们周围地区的人们传福音。现在，在意大利呆了几年后，我知道他们有了一本新的赞美诗集，而且他们唱的都是意大利语。

他们在山谷之外的第一个新教会在都灵，牧师们一致认为他们需要用当地人的语言讲道，而对于非瓦尔多派信徒来说，这种语言就是意大利语。从那时起，教会开始派牧师去托斯卡纳学习意大利语，以便能够讲道，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许多瓦尔多派教堂的布道都是用意大利语而不是法语进行的。

您可能已经注意到，这座圣殿里没有传统的十字架。这是因为，自从瓦勒度派社区建立教堂以来，罗马天主教会在礼拜中使用的任何象征都被瓦勒度派公开拒绝，认为这是一种浮夸的炫耀，会分散福音信息的注意力。在胡格诺派牧师的领导下，从瘟疫过后，瓦勒度派就将胡格诺派十字架视为复活的唯一合法象征。

事实上，数百年来，除了婚戒之外，瓦尔多派妇女唯一允许佩戴的首饰就是胡格诺十字架。路易十四被法国许多人称为“太阳王”，他的统治开始后，胡格诺派和瓦尔多派都陷入了一段黑暗时期。1685 年，对胡格诺派的所有宗教宽容

特权被取消，针对胡格诺派的大规模灭绝运动开始，导致数百座教堂被毁，数万名胡格诺派信徒死亡，数十万名法国胡格诺派信徒被流放到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

仅仅两年后，国王就将注意力集中在瓦尔多斯山谷，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瓦尔多斯的影响。这导致山谷中数百名瓦尔多斯教徒死亡，教堂、学校和房屋被烧毁，大约 3,000 名剩余的瓦尔多斯教徒在亨利·阿尔诺的领导下被流放到日内瓦。在日内瓦期间，阿尔诺和他的许多男性追随者与胡格诺派教徒联手，共同准备在1689 年在科特斯阿尔卑斯山发动反攻，称为“光荣回归”。

瓦尔多派和胡格诺派在那些日子里的顽强，导致一些定居者返回山谷，他们将成为在座的每一位瓦尔多派的祖先，他们在这个教堂长大。同样，在彼得书信中，他本人，我们刚刚读过的书信的作者，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得力助手，写下了真理的话语，这些话语触动了每一位瓦尔多派的心灵。因此，我们更充分地证实了这个预言信息。

你们最好将此视为一盏照亮黑暗的灯，直到黎明破晓，晨星在你们心中升起。瓦尔多派和胡格诺派都知道，正如彼得自己知道的那样，上帝的话语以及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的见证，是照亮这个世界黑暗之处的光芒。我们今天庆祝和赞美的，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的信仰和证言，它植根于真理和我们精神先驱的鲜血之中，他们自己就是希望的活见证，即使在强大的迫害面前也是如此。

和他们一样，我们超越自我和自身所经受的考验，这些都比不上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基督仍然是我们心中冉冉升起的晨星。因此，我们记得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期说过的话，他说我们都是瓦尔多派教徒，却不知道这一点。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

阿门。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教学。这是第九节课，受圣灵、瘟疫和胡格诺派的感动。